

【紅樓夢期末個人報告】

論《紅樓夢》唯二老嫗對照
——賈母與劉姥姥

系 級：中文四

撰寫學生：廉千儀

指導教授：周芬伶

目錄

壹、緒論.....	2
貳、《紅樓夢》老嫗的兩種對照	
一、一入侯門深似海——賈母	2
二、芥豆之微——劉姥姥	6
三、小結.....	8
參、結論——欲潔何曾潔？	9
肆、參考資料.....	10

壹、緒論

寶玉曾借丫環春燕的口，評斷女人與女兒的差別：「女孩兒未出嫁，是顆無價之寶珠；出了嫁，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，雖是顆珠子，卻沒有光彩寶色，是顆死珠了；再老了，更變得不是珠子，竟是魚眼睛了！分明一個人，怎麼變出三樣來？」這是言那些嬖嬖們唯利是圖的樣子，然這賈府裡何曾只有這些個女僕丫環們如此？上位者的權衡利弊、你來我往更是多不勝數的。然既言到女人，賈母也曾是個女兒、女人，如今老嫗又到底是什麼模樣？《紅樓夢》唯二老嫗，另一位即是劉姥姥，她又是如何與賈母對照？以下行文針對二位做比較討論。

貳、紅樓夢老嫗的兩種對照

《紅樓夢》中常有對照組合角色，如黛玉與寶釵、賈寶玉與甄寶玉、襲人與晴雯等，然不只有年輕人有此組合，老嫗形象出現的尚有賈母及劉姥姥，兩者亦有明顯對比，統合而言就如寶玉所說「女人與女兒之別」，賈母自是和祥慈藹的，但若真如此又如何捨得黛玉含恨而死？劉姥姥也同是為了有經濟靠山而來，然若真的勢利不認人，又如何會搭救巧姐、留下鳳姐的一點念想？可見曹雪芹筆下真真假假、看似如此卻非如此，以下我們將深入探究書中唯二老嫗，到底有何對照可言。

一、一入侯門深似海——賈母

一貫形象賈母是寬厚、愛熱鬧，慈祥而不昏庸，如鳳姐生日，賈母發起攢金慶壽（第四十三回）；寶釵生日，賈母自己捐資二十兩銀子（第二十三回）；探春初結海棠社、賞桂花吃螃蟹，賈母一請就到，且說：「倒是他有興頭，需要擾他這雅興。」（第三十八回）；蘆雪亭即景詠詩，未請賈母、賈母卻冒雪來湊熱鬧，後鳳姊跟著來湊趣，賈母言：「我怕你凍著，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去…」（第五十回）等，諸上情節皆可見賈母脾性。

接下來討論那些賈母的負面情節。

- 賈母的過度溺愛、蠻橫無理

然就如先前所言，賈母若真如此慈藹，怎會棄黛玉不理？在九十七回有這樣一段文字：

大家都慌了。只見黛玉微微睜眼，看見賈母在她旁邊，便喘吁吁的說道：「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！」賈母一聞此言，十分難受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養著罷，不怕的！」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閉上了…

…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，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：「我看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她，只怕難好。你們也該替她預備預備，沖一沖。或者好了，豈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怎麼樣，也不至臨時忙亂。咱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。」…（賈母言）「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玩，好些是有的。如今大了，懂的人事，就該要分別些，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，我才心裏疼她。若是她心裏有別的想法，成了什麼人了呢！我可是白疼了她了。你們說了，我倒有些不放心的。」…賈母道：「我方才看她卻還不至糊塗，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。咱們這種人家，別的事自然沒有的，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。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，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；若是這個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沒心腸了。」¹

若各位詳看《紅樓夢》，應不難發現寶玉與黛玉相熟是因為賈母的安排，讓兩人自小同居一處，然男歡女愛本是兩個人你情我願，此時賈母卻不認這帳了，萬般不好竟是黛玉不識相，毫無寶玉的干係，甚至連病也不給她治了。

也有學者認為此段是高鶚續寫之失，賈母應該傾心寶黛情，只有王夫人一心想扶大自己王家在賈家的勢力、想找寶釵當媳婦²，於此暫不論述對錯，於前八十回亦有其他可討論的部分：

正沒開交處，忽見丫鬟來說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一句話未了，只聽窗外

¹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1098-1099。

² 周汝昌：《寫給所有人的45堂紅樓夢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，2015年），頁188。

顛巍巍的聲氣說道：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豈不乾淨了！」…（賈母）屬聲說道：「你原來是和我說話！我倒有話吩咐，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，卻叫我和誰說去！」…賈母便冷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。你的兒子，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。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。不如我們早離了你，大家乾淨！」說著便令人去看轎馬，「我和你太太、寶玉立刻回南京去！」家下人只得乾答應著。賈母又叫王夫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寶玉年紀小，你疼他，他將來長大了，為官作宰的，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。」賈政聽說，忙叩頭哭道：「母親如此說，賈政無立足之地。」賈母冷笑道：「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，你反賴起我來！只是我們回去了，你心裏乾淨，看有誰來許你打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、車轎回去。³

有學者以為賈母的個性和平是裝的，只因「個性和平的人，絕對不會蠻橫不講理」⁴，且上文中賈母言詞尖銳犀利、針針見血，恰如寶釵言：「二嫂子憑她再怎麼巧，再巧不過老太太」⁵。

● 放縱鳳姐，賈家潰敗的元凶之一

又都說賈家的潰敗，鳳姐要負大半責任，探春言：「可知這樣的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。這可是古人說的『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』，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，才能一敗塗地呢！」⁶現下看來彷彿是預言賈家的未來，然鳳姐何以得在府中呼風喚雨？不僅是因其身世其身分，更是因為有賈母在背後撐腰之緣故。如三十六回中，鳳姐被王夫人問起少給工錢之事，大發牢騷、「一面罵，一面走了」，在舊式家庭裡，一個小輩怎可因長輩一句話大吐苦水？雖面對自己親姑母卻也毫無顧忌、王夫人也是恍若未聞。

³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347-348。

⁴ 梅苑：《紅樓夢的重要女性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），頁11。

⁵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366。

⁶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845-846。

● 偏愛寶玉，冷淡對子

賈母對寶玉的溺愛我們是知道的，就連王夫人也曾為此憂心不已，然賈母的慈藹形象皆出於對孫子的庇護與疼惜，我們卻渾然忘了賈母不只這個孫子，還有賈環（趙姨娘生）。

第八十八回，賈母道「他沒有天天念書麼，為什麼對不上來？對不上來，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，看他臊不臊！你也夠受了，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，一叫做詩做詞，唬的倒像個小鬼兒似的？這會子又說嘴了。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，求人替做了，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。這麼點子孩子，就鬧鬼鬧神的，也不害臊，趕大了，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！」⁷，又問賈蘭如何，寶玉說賈蘭自己對子且得師傅讚美，賈母卻言不信，不容易相信了才言「果然這麼著，我才喜歡。我不過怕你撒謊。既是他做的，這孩子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。」⁸如此看來，若不是賈母過於偏愛寶玉，以至於糊塗油蒙了心，就是厭惡賈環了。又如賈母命寶玉、賈環和賈蘭即景吟詩，聽畢言「蘭兒的好，環兒做得不好」（第九十四回）。

高鶚如此寫，曹雪芹亦若有所指。第七十五回中，賈赦曾當眾讚美賈環，說賈環有侯爺的氣概、能當官的，然依制賈赦是榮府長房，死後應由賈璉襲之，璉死則賈珠之子賈蘭或寶玉承襲，絕非賈環，有學者以為賈赦與賈母不睦，故出此言以反抗賈母的偏愛，願把世襲的官爵讓給其最厭惡的賈環。⁹

既言賈赦與賈母間的矛盾，我們不得不說第七十五回，賈赦在輪流說笑話的時候，竟口出：「你不知天下做父母的，偏心的多著呢」這話，後來賈赦出去，不小心歪了腿，賈母忙命婆子去看，又自嘲：「我也太操心！打緊說我偏心，我反這樣。」尤見賈母偏袒賈政一家，而賈政卻又不如其子寶玉之寵愛，可見賈母對寶玉偏愛之極。

⁷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1008-1009。

⁸ 同上。

⁹ 薩孟武：《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》（台北：三民叢刊，1998年），頁62-63。

綜合以上，我們無法說賈母肯定是個狠毒的婦人，但綜觀曹雪芹與高鶚寫出的賈母，就參同寶玉言的珍珠變死珠、死珠變魚眼了，縱然高鶚寫賈母稍有矛盾、使其促成金玉良緣而棄木石同盟，卻讓劇情走向萬劫不復的高潮，且曹雪芹本就無意讓寶黛結親，終究兩人情緣是要斷送在封建制度與利益爭鬥中的，不過看是賈母還是王夫人出手罷了。如抄檢大觀園一事，雖是賈母睡後行事，她既如此精明怎會一概不知？我們不可不猜疑，賈母也是為了大制度犧牲情義之人。

二、芥豆之微——劉姥姥

劉姥姥雖然出現的篇幅不大，卻有畫龍點睛之用，正如紅學論家呂啟祥言：「一個藝術形象（劉姥姥進大觀園），能有這麼高的知名度和這麼大的適應性，在中外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」¹⁰。

可見劉姥姥脾性的比如以下列句。

（一）劉姥姥只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，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麵的一般，不免東瞧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挂著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的一物，卻不住的亂幌。劉姥姥心中想著：「這是什麼愛物兒？有啥用呢？」正呆時，陡聽得當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磬一般，不防倒唬的得一展眼。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。（第五回）

（二）只見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婆婆，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一個丫鬟在那裏捶腿，鳳姐兒站著正說笑。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，忙上來陪著笑，福了幾福，口裏說：「請老壽星安。」（第五回）

（三）那劉姥姥哪裏見過這般行事，忙換了衣裳出來，坐在賈母榻前，又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著，他們何曾

¹⁰ 呂啟祥：《紅樓夢會心錄》（台北：貫雅文化，1992年），頁228。

聽見過這些話，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。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卻生來的有些見識，況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個賈母高興，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，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。（第三十九回）

（四）這一席話，實合了賈母、王夫人的心事，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。

（第三十九回）

（五）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於鬢上。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，忙笑

道：「過來戴花兒。」一語未完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：「讓我打扮你。」說著，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。賈母和眾人笑得了不得。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，今兒這樣體面起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，把你打扮得成了個老妖精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雖老了，年輕時也風流藉，愛個花兒粉兒的，今兒老風流才好呢。」（第四十回）

（六）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裏話，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，可有什麼惱的！你先囑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過大家取個笑兒。我要心裏惱，也就不說了。」（第四十回）

劉姥姥一進榮國府，可言是戰戰兢兢、拘束惶惑、忐忑不安，然若是平常婦人見此排場，還能說話齊整、不顛三倒四嗎？幸好這劉姥姥果真「生來有些見識」，忍恥開言，終不辱使命。然二進大觀園的劉姥姥已今非昔比，因是來報恩的有物贈人且也熟悉多了，自然從容些，而關於這個智慧老人的描述也愈加詳細。

第（二）至（六）點可見劉姥姥是熟達世俗的，比如那「老壽星」的稱呼，既不生疏也不過低俗，常言常語、相當得當；又如劉姥姥投其所好，見賈府一家子都聽故事聽住了，一見姥姥口才清楚、二見其懂得見機行事，倘若姥姥短視近利、獅子大開口、一去不回頭，那便再無來路，要能過好日子需得

與賈家打好關係，為此亦有一股酸意，這老婦幼子的還要登門陪臉，更可嘆劉姥姥的忍恥之情了；再如第（六）點，見劉姥姥所言，她是清楚自己的身分目的的，甘於此以待家中來日，故言可嘆。

三進榮國府，已是紅樓大廈傾頽之時，高鶚寫鳳姐重病、欲給劉姥姥香火錢去邪魔，然姥姥卻不肯，說是「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，自己去花罷」¹¹，此可與前面種種賈府爭鬥相比，竟是一點人情溫暖了。加之曹雪芹寫巧姐的金陵十二釵籤詩為：「勢敗休云貴，家亡莫論親；偶因濟劉氏，巧得遇恩人」，可證高鶚寫此結局是忠於原著。

三、 小結

綜合以上，我見《紅樓夢》中的唯二老嫗，雖一出自似海侯門、一自鄉野莊稼，卻各有不同的背景觀點，這便是曹雪芹文筆生動傳神之處了，賈母精明卻因處高位、易信他人¹²，正如學者嚴明所說：「其實賈母為人精明，為何如此輕信？除了年歲已高，大概與其一家之主的地位有有關，眾星拱月，自認為沒人欺瞞她。」¹³。然賈母一手促成寶黛情緣卻又另成金玉良緣（此處不提續書問題，單就《紅樓夢》一書寫就而言），到底是為何？針對諸上，大抵賈母還是以主母身分出發的，在封建社會制度底下，黛玉這樣女孩兒當孫女疼惜是應當，但當媳婦管理一家事務又哪裡能成，再者寶釵有王家勢力做靠山，自然是比黛玉強的多，又加上身邊有王夫人、王熙鳳等王家人煽風點火，寶釵嫁入賈府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反觀劉姥姥，雖不是家大業大，有兒女成群、嫁哪娶哪的煩惱，卻願意在賈府被抄家、最是落魄之時帶巧姐離開，要知道賈府素日裡得罪的人應不少，此時敗落更是牆倒眾人推，書中雖無甚描寫，但自古之理、無須考證，一介農

¹¹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年），頁1273。

¹² 如賈母差點誤信平兒不是（第四十四回）；丫嬛秋桐惡語重傷尤二姐，賈母信了（第六十九回）。

¹³ 嚴明：《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》（台北：紅葉文化，2003年），頁245。

婦為了報恩肯收養其子嗣，可見其至利益於度外的。再往近處說，第一百一十三回，劉姥姥為了省幾頓飯錢，答應青兒留宿賈府，雖說劉姥姥家境寬裕了些，卻仍在乎這些錢，那怎肯答應帶走巧姐？那可是好幾頓飯錢呢，於此可證劉姥姥報恩之義，而這與賈母對黛玉之不義形成對比。

參、結論——欲潔何曾潔？

紅學之所以興盛不衰，除了殘本留下的餘念，更有曹雪芹布局複雜廣大之因，從中可見飲食、建築、宗教鬼神、醫療、詩詞、休閒娛樂、文化素養等諸多細節，愛情自然是主要支線，但寶黛愛情終毀不外乎是家族、是鬥爭、是她宛若浮萍的身世所苦、所致，前言說到寶玉言女兒與女人之不同，其實也是身在其中不知緣由，這賈府的女兒何曾脫離俗世紛擾？抄檢大觀園時，惜春為自保不顧往日情份，直攆丫環入畫走人；迎春雖暗自為司棋傷心，可曾出手相救？未也；妙玉青燈古佛旁，也是「欲潔何曾潔」。

欲潔何曾潔？賈府見大觀園除彰顯自己家勢，也為找一處清幽，如此看來果真是夢了，賈母必也曾是女兒，但身在「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做馬。阿房宮，五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」，這樣的大家族中，尤何嘗不是如寶釵一般，亦步亦趨、謹慎小心？利益區辨深入人心，哪裡還能依就小兒女之情愛？而劉姥姥身於田野，如她與女婿狗兒的對話，是不藏槍暗箭的，直來直往、爭無可爭。哪有女人女兒之分呢？不過是寶玉未曾看清，眾人皆醉，這偌大賈府終究是「假」府，還不如鄉野林間，自由率真的多。

肆、參考資料

-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（台北：正展出版，2003 年）。
- 周汝昌：《寫給所有人的 45 堂紅樓夢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，2015 年）。
- 周汝昌：《紅樓夢與中國文化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89 年）。
- 梅苑：《紅樓夢的重要女性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 年）。
- 薩孟武：《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》（台北：三民叢刊，1998 年）。
- 呂啟祥：《紅樓夢會心錄》（台北：貫雅文化，1992 年）。
- 余昭：《紅樓人物的人格分析》（台北：書華書版，1989 年）。
- 李文序、李睿：《讀《紅樓》洞達處世》（台北：金銀樹出版，2006 年）。
- 水晶：《私語紅樓夢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2 年）。
- 嚴明：《紅樓釋夢》（台北：洪葉文化，1995 年）。
- 周積明：《曹雪芹畫紅樓——兒女情長》（台北：亞大圖書，1995 年）。